

潮汐文丛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从维熙





2 039 1722 6

001761



从维熙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中短篇小说集·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编三个中篇小说。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描写一对生生死死地爱恋了二十多年的中年男女在海滩挥手告别的情景，展示他们无限坎坷凄楚的往昔，和对祖国的一片痴情。《没有嫁娘的婚礼》，描写一个中年汉子在他苦难历程中的三次罗曼恋爱史——三次恋爱悲剧：沦为“洋妓”的夏樱和被称作“北京玫瑰”的魏娜，以及村姑大翠如何热烈地追求他，最后又如何一一分手。这两篇写得感情真挚，人物形象丰满，于悲怆动人的爱情故事中披露主人公爱国主义的火热情怀，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伞》，描写一对被发落到太行山区一个小小山村劳动的“右派”夫妇住进一家贫苦农民家后，如何引起这一家人的种种矛盾和纠纷，最后敌视“右派”的大女儿改枝又如何改变了她对“右派”的看法。情节曲折生动，也是值得一读之作。

从维熙是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中年作家。五七年后，他被抛到了生活的最底层，历经种种辛酸和苦难。这些作品全都取材于他所熟悉的这种生活。但作品笔力雄健，思想深刻，叙述悲怆故事而无使人消沉之感。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从 维 熙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发 行

广 州 红 旗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67,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400册

书号 10261·145 定价 0.77元

代 序

何须惆怅惜春迟
二度梅开花满枝
昔日霜尘化诗雨
朝花何妨到夕拾
流水落花红颜去
沧桑历尽大道直
唯求肝胆如冰雪
放眼山花烂漫时

——摘自友人赠诗，以此自励

作 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日于北京



目 录

1 代序

1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141 没有嫁娘的婚礼

220 伞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仅将这部中篇小说，献给一个曾经在渤海湾受难的“囚徒”。

——作者

序

早晨，这个走过漫漫驿路的受难者，就出现在海滨码头了。这时候海正在涨潮，它用谁也估摸不透的力量，把小山头一样高的浪花，推向岸边，拍向船舷。当这个头发浓密，脸膛如刀削斧砍般冷峻的中年人，挤进送行的码头时，一艘南行的客轮已经撤离了舷梯，“呜——呜——”地鸣笛两声，拔锚起航。

码头上送行的人流，追随着缓缓移动的客轮，奔跑着，叮咛着，摇着手臂向一个个船舱窗口招呼着：

“再见——”

“等着你的来信——”

而这个目光如火、眼角鱼尾纹深得怕人的受难者，没有呼喊，没有挥臂；他跌跌撞撞地向前跑着，不断用两臂分开人流，把焦急的目光投向每个船舱窗口。显然，他在寻找他所要寻觅的人儿，但是他失望了。只是在最后的瞬间，客轮船尾甲板上，一个穿着天蓝色衣衫的女人，发现了在人流中奔跑的他，便向他呼唤起来：

“陆步青——”

这个满脸胡须的中年人，扭头看见了船尾的妇女，黯然神伤的目光突然闪亮了，他向她喊着：“苏珊珊——”

穿天蓝色衣衫的中年女人，应了一声，便把两臂伸出船舷，好象要迎接他上船似的。码头上的男人，喉结上下蠕动着，他象每个男人抑制悲痛时那样，紧紧闭住了痉挛的嘴巴，而船尾那个妇女，收回探出船舷的两只手臂，捂着脸轻声地哭了。在早晨的阳光下，晶莹的泪珠穿过睫毛，滴下嘴角……

客轮走远了，走远了。

他踮着脚，用他那双凹进去的眼睛，目送着客轮渐渐远去；目送着那件天蓝色的衣衫和蔚蓝色的大海、水天一色的长空融为一体。只有被称之为轮船之友的海鸥，在朝阳下追随着高高的船桅，闪烁着星星点点的银光。

这个中年人又在码头上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继而扭转健壮的身躯，漫步地向海滩走来。他锁着一双浓黑的眉毛，脸色冷峻而阴沉，似乎有块沉重的石头坠在他的心上。任海风恣意吹打也没有吹开他脸上的阴云。直到他感到走得有点累

了，便坐在海滩边一块礁石上，顺着破旧的裤兜掏出来一封揉皱了的纸团，铺在腿上看了起来。

步青：

我走了，带着一颗伤痛的心。你知道我是不愿意走的，但生活硬是逼着你走，硬是叫你离开祖国，离开相爱的亲人；硬是叫你咽下这杯难以下咽的苦酒，天哪！我只好喝了它。

我们一起走过漫长的驿路，我们心中早就萌发了爱情的种子；但是天亮之后不能开花结果，这是个悲剧！

你是强者，就象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中的坚韧的跋涉者一样。但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感到行路难时，我将在M国码头迎接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有第二次爱情了。

吻你！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你的难友 珊珊

陆步青不想再看第二遍。他用痉挛的手掌，把纸片揉成纸团，然后痛苦地闭合了他的眼帘。在这没有人迹的海滩，他没有吝惜一个男人的眼泪；热泪从他的眼角涌出之后，顺着他眼角边扇面形的鱼尾纹，向鼻窝、嘴角、下颚四下流淌。他的心掉进了苦涩的泪水深渊之中，连手中那封短信被海风吹进大海，他都茫无所知……

几只欢快的海鸟，抖落着羽翼正在海边觅食，可能是误

把这张白白的纸团，当成浮上海面的银鱼，闪电般地从天空扎了下来，用尖嘴叼了几下，失望地尖叫着飞走了。

陆步青透过蒙蒙泪光，望着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不禁忆起了他和苏珊珊的初识，想起了他的童年，青年，……

—

人，都有自己的黄金岁月；陆步青的黄金岁月开始于少年迈进青年门坎的年代。

那是开国大典的礼炮，轰开满天阴霾；国庆之夜的礼花，照亮祖国绚烂前程的日子。那时候，他脸上没有皱纹，嘴巴没有胡须，仅仅还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年轻娃娃。在一个美丽的夏季，他和少年宫科技馆的伙伴，来到海滨进行“祖国号”歼敌快艇的模型试航。

天空中沒有一丝云彩，大海万里无垠；天空象水晶玻璃一样透明，大海象颗硕大的蓝宝石闪闪发光。当试航的快艇模型划开碧波，离开海滩的时候，一个帽子后边飘着金锚飘带的海军叔叔，把他带上一艘真的快艇，一个目光炯炯的老政委在等待着他。

“这个快艇模型，是你的产品吗？”老政委垂下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诙谐地笑着。

陆步青有点拘束不安：“是，是我！”

“你喜欢海吗？”

“我在海边长大的！”

“噢？”

“我爸爸是个摇船打渔的。”

老政委慈祥的目光在陆步青脸上打了个滚：

“你愿意当海军吗？”

“还用问吗？”陆步青说，“我当然愿意！”

“可惜你个儿矮了一点！”老政委笑了。

“我还会长个头哪！”

“长够高了再来找我！”

“多高算高？”陆步青认真地钉问。

“一米七十！”

“说话算数吗？”

“一言为定。”

陆步青的心“咚咚”地跳着，掏出小本本：“请您签个名字吧！到时候，我找您来报到。”

老政委在陆步青小本子上，留下了“肖珂”的名字。然后，开动了快艇，带着陆步青在大海里游弋了半天，用一辆美国吉普，把陆步青送回了学校。

这个契机，成了嫩竹拔节上蹿的强大催生力量。陆步青为了献身大海，他不但理工科门门优秀，而且成了单杠、吊环上上下下翻飞的健儿。当他高中毕业时，已经是身材魁梧高大、走路两脚生风的剌悍青年了。

他长着一头乱蓬蓬黑密的头发，就象奔马鏖战时抖起的鬃毛，加上他那外凸的前额，深凹进去的眼睛，和过早地出现在脸腮上的胡须，倒真有点象“阿芙乐尔”巡洋舰上起义

的水兵。

不过，陆步青对海的梦幻般的思恋，并没能如愿以偿。这不是他不思恋大海，更不是他忘记“肖珂”这个鼓舞他上进的名字；而是在他毕业之后，就被推荐到科技大学学习。从幻觉中的波浪喧天的大海，跳进 ABCD 以及各种符号的铅字海洋，陆步青虽不那么情愿，却也毫无怨言。因为五十年代的青年人，个人和祖国是一个概念。陆步青把自己看成祖国——母亲体躯上的一个细胞；看成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沃土中的一粒种子。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平地而起的那股历史旋风，会使他这个细胞枯萎，出土的幼芽夭折，理想之舟触礁倾翻……

说起来，事情似乎有点偶然，那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初夏，陆步青即将毕业的日子发生的。一个下着浓雾的早晨，陆步青正和同学们围观批判右派的大字报，突然从无限远的高空，传来尖细的呼喊声：“亲爱的祖国——您的女儿是爱您的，可是……我……我要和您告别了。我请求您，把我安葬在鼓浪屿，那儿，是我爸爸的故土……”陆步青扭头看去，天空雾气迷茫，虽看不清姑娘的脸面，但却看得见她穿着的白衫。她已经爬到三十米高的烟筒之上，蓬乱着头发向大地呼喊着。

围观大字报的人们，象是炸了窝的蜂群，一下拥到大烟筒旁边来，唯独陆步青飞速地向宿舍跑去。这个脑子里装满数学公式的人，深知惶惶地议论和围观，解救不了这个姑娘的命，便火速地从宿舍里抱出一大抱棉被，扔给围观的同

学，在烟筒下面围成一圈救生网。同时，他仰头向上喊着：

“这位女同学，不要自寻短见，祖国是爱你的，有话下来说，下来说——”喊话之际，他飞快地攀上小铁梯，不用说，他是想把那个姑娘从死亡边缘上拉回来。可是那个姑娘，经过最后生与死的抉择之后，没容陆步青攀到她的身边，就一头从烟筒上扑了下来……

陆步青“啊”地惊叫了一声，围观的同学也惊愕地喊叫着。到底还是救生网发挥了一点作用，尽管姑娘下扑时，重力加速度的坠落来势很猛，但烟筒下无数双手臂，象铁钳子一样死死拽住了棉被。还有几个男同学，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机敏地钻进棉被底下，去充当“肉垫”。因此姑娘坠落下来时，只是搓破了一床缎子被面，头撞在一个“肉垫”的膝盖骨上，顿时晕了过去。接着，是红十字急救车的急驰，医院急诊室的抢救……等陆步青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赶到医院来看望这个姑娘时，姑娘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来到病床前，他才感到这次探望，超越了他的工作范围。原来这个企图和死神拥抱的人，不是学生，而是去年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科技大学医务所来的青年医生苏珊珊。他，立刻惊愕地愣在了病床之前了。

应当说，陆步青是了解苏珊珊的。他之所以了解她，不是由于业务上的来往。一个醉心于军工物理研究的高才生，和胸前挂着听诊器的医生，没有什么衔接的纽带。陆步青对苏珊珊的了解，可以说是由无数的零碎印象，经过 $X + Y = Z$ 的数学推理而形成的一个完整概念。他是个课余体育爱好

者，不分春夏秋冬，是学校运动场四百米弧形跑道上的常客。为了锻炼毅力，他特别喜欢在寒风凛冽、大雪飞扬的黎明，来到操场。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许多平日喜欢运动的同学，都龟缩在温暖的被窝里；陆步青却如同一只黎吉鸟，顶着风寒，健步如飞，用那双充满坚毅力量的脚板，去叩打黎明的门环。每每这样的时刻，许多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他准能碰到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苏珊珊。她穿着一身杏黄色的绒衣绒裤，总是逆着陆步青的方向，环绕着跑道奔跑。他和她每天第一次在跑道上擦身而过的时候，都要这样招呼：

“你早！苏大夫！”他说。

“你早！大学生！”她答。

严格地说，陆步青对“大学生”三个字的称呼，听起来很不悦耳。她不也是刚离医科大学一年吗？何以那样轻蔑地称别人为“大学生”？可是到底该称呼他什么呢？直呼他的名字陆步青，不是有点更“那个”了吗？他想。

尽管他对她产生一种潜意识的不满，每天在跑道上除了千篇一律的问候之外，几乎没有第二句语言；但陆步青还是发现了一种游离了有声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比如，他每天围绕操场跑上十圈——四千米；身材纤细的苏珊珊，一准要跑完五圈——两千米才肯罢休。他咬咬牙，跑上五千米，苏珊珊不跑完两千五百米，决不下跑道。他由此而推算出：虽然他和她没有说过一句别的话，但是她时刻在注意他。他所以观察出这个秘密，不是说明他也在时刻地关注她吗？这真

是应了古诗中写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了。陆步青常常为这个发现而感到脸红心跳。

出于对苏珊珊身体的惜怜，陆步青不敢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运动量，因为在这点上他是恒星，行星是随恒星转动而移动的。甚至他有时还有意少跑几圈，以照顾这位被晨风割红了脸膛的姑娘；苏珊珊也好象识破了他的腹内机关，常常用她那双黑亮的眸子，默默地对他抗议：“你真坏！”就是这样，陆步青和苏珊珊在天色微明的运动场，会面了整整一年。苏珊珊在陆步青眼里，是个骄傲而严肃的姑娘，是个有毅力的女医生；这样的女医生，当然是可以信赖的。

陆步青曾经想过，在毕业之前向苏珊珊表表心怀，但是却被他强烈的自尊心制止了。他认为：她是个漂亮俊逸的女医生，而他健壮粗犷得象一头牛；女孩子是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青年人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苏珊珊喜欢他，陆步青也不会对着爱神主动去弯腰鞠躬——那不是陆步青的性格。然而，苏珊珊的影子，并不因陆步青的自尊，而减少一丝一毫的色彩。那穿着杏黄色运动衣的体躯，那张闪着汗珠的绯红的鸭蛋脸，以及问候他的清脆女音：“你早！大学生！”又是如此强烈地刺激着他的中枢神经。陆步青感到痛苦，他陷入感情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为了逃避自我折磨，他只好用冷漠的面孔掩饰内心的灼热；用无数条有趣的物理学定律，转移他青春的觉醒。就在此时此刻，苏珊珊发生了“跳烟筒”事件，陆步青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一个从头顶到脚根都闪烁着青春活力的苏珊珊，一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女医生，

却那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竟然想和她所从事的神圣事业，和亲爱的祖国告别……

陆步青望着苏珊珊昔日红润得象早晨彩霞、而眼前象白纸一样苍白的脸，低声诚挚地问：“苏大夫，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

苏珊珊两眼直溜溜地望着房顶，没有反应。

“苏大夫……”

陆步青的话被苏珊珊的目光打断了。她两条修长的眉毛，紧紧皱在一起；眉毛下，射向陆步青的眼光是怕人的。陆步青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他转身想走；可是一个青年人的革命良心，和朝朝暮暮对苏珊珊的思恋，使他停下脚步。他很想和苏珊珊再说些什么，向她伸出真挚的友谊之手；但是没容陆步青说话，苏珊珊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了：“你出去！马上出去——”

“苏大夫，你听我说……”陆步青恳求着。

“我不听，什么也不听。我请你马上走，离开这间屋子。”

苏珊珊面色如铁。陆步青万万料想不到，平日那么一位文秀雅静的女医生，此刻面孔竟然会变得这么凶悍。看样子，不要说和她谈话，就是在病房多停留几分钟，都是不可能的了——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但当他拉开病房房门，把告别目光，最后投向苏珊珊时，他看到了她的反常现象：苏珊珊嘴唇哆嗦着，两只大眼睛里噙着莹莹的泪光，正在注视他的背影，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陆步青再一次停下脚步，他的血在沸腾，心在颤栗。可是苏珊珊并没开口吐出一个字，只是咬了咬嘴唇，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然后翻了一个身，把面孔对向了病房的墙壁。陆步青不顾一切地匆匆返回床边，用手摇着苏珊珊的肩膀：

“苏大夫，你有话要说就说吧！”

沉默。

“苏大夫……”陆步青焦急地寻找着打开苏珊珊心灵上那把锁的钥匙，“我们早已经是没谈过话的朋友了，你该信任我！”

苏珊珊突然回过头来，厉声地说：“难道你意识不到危险吗？”

“危险？什么危险？”

“我被划为右派了。”

陆步青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样，惊愕地问：“你？！”

“就是我。”苏珊珊平静地回答。“所以，我请你离我远一点，离开我这个传播霍乱的瘟神！你懂了吗？”

陆步青茫然不知所措了。显然，这是他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自从陆步青心田里萌发了对苏珊珊爱情的嫩芽之后，他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过苏珊珊的身世。她爸爸原是东南亚M国的一位著名华侨骨医专家，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这位老医生，为了回到他深深眷恋的祖国，不惜和M国血统的妻子离婚，携带着苏珊珊回到了他出生的故土——福建省鼓浪屿，后来被国家聘请到一个北方滨海城市任医学院副院长。苏珊珊毕业于这个医学院后，被分配到科技大学当了医生。

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的老知识分子的独生女儿，哪能有反党之心？这不是把小猫也当老虎打了吗？陆步青深深为苏珊珊的遭遇感到不平，“不平则鸣”，他大步流星出了病房，想为解脱苏珊珊的厄运而奔走。

第一步，陆步青想先找反右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辛农同志——学校党委书记谈一下。辛农同志是雇农出身，三八年放火烧了地主庄院后，跳上一匹没有鞍子的赤兔马，跑上太行山参加革命的。他身体长得墩墩实实，矮矮的身躯上的那张脸，即使是在严寒三九天，也仍象田野里熟透了的高粱穗一样紫红透亮。到五七年——他进城市已经八年了，头顶还是个光葫芦，因此随便往哪儿一站，都显得精神炯炯别具一格。陆步青很崇敬这位党委书记，这不单因为辛农在烽火年代，有着传奇英雄的色彩，为革命走过漫漫的风雪里程；更吸引陆步青的是，党委书记谈吐的爽直，和他生活的朴素刻苦。比如：逢年过节时，辛农亲自下厨，他一不做四喜丸子，二不炒回锅肉；而是和炊事员一起，蒸上几屉糠菜团子，叫全体师生一律吃昔日的糠菜窝窝。对于这样别开生面的会餐，有人惊愕，有人皱眉；辛农手里举着糠菜窝窝，批评这些同志说：“怎么了！嫌难吃吗？旧社会农民兄弟就是天天吃这个的，我们应该改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农民学习！”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在餐桌上引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陆步青是投赞成票的一个。……

但是，使陆步青感到意外的是，他还没来得及找党委书记，辛农就派党委秘书来找他了。进了反右领导小组的办公